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荀子卷十二

唐　楊倞　註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為説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主道利在如此也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

相有也（上不專其下則下無以効上是不相須者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上端誠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謂眩惑也與下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子廉反）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疑惑不知所從故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

人人懷私相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也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貴猶愛也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尚書多方曰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

（於天也）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簒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籍則然也）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聖王之子也（子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勢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才不中（不中謂處

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遂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埶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埶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縣繫也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一夫焉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

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為弒君乎由用也效明也用此論明之）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弒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

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隳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之人隳損湯武耳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彊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知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其情僞不能和輯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非聖人安能致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縣天下如權稱之懸揔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

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戮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紂以為龜鏡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其妻子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壽同計度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臣而弑之是過甚也）譬之猶是傴

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匡讀為尪廢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伍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尪而奚若言俗此說猶巫尪大自以為神異也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有以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有以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

必不亡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亡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臯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業書之象刑亦非謂形象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刖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為墨幪以黑巾幪其頭而已慅嬰當為澡嬰謂澡濯其布為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緦冠繰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為纓繰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也艾蒼白色畢與韠同蔽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為韋也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為紂傳寫誤耳紂枲也慎子作紂言罪人或菲或枲為屨故曰菲紂屨紂方孔反對或為蒯禮

衣疏屨傳曰藨蒯之菲也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復紂當刖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巾也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惡烏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為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

而寛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為此說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禮記明堂位說旗曰周之大赤即史記之說非也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

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治世衣食給足犯法者少有犯則必罪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誅故罪固當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也言世有治亂故法有重輕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言不能使禁令楚越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

振與震同恐也曷為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等差也故魯人以楛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盌謂之楛盂謂之柯或曰方言楛張也郭云謂穀張也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迫近京師易一以教化故同服同儀也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夷狄逖遠又各在一方雖同為要荒之服其制度不同也封內甸服王畿之内也禹貢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為天子服治田也封外侯服畿外也禹貢五百里侯服孔云甸服之外五百

里也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王也韋昭云侯服侯圻也侯衛賓服韋昭注國語曰侯侯圻衛衛圻自侯圻至衛圻其間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此據周官職方氏與禹貢異制蠻夷要服職方氏衛服之外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五百里曰夷服孔安國云要謂要束以文教要一昭反戎狄荒服職方氏所謂鎮服者也韋昭云各相去五百里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狄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韋昭曰日食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高也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於壇墠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夫是

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為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耶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淮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椎言也溝中之瘠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羸瘠者以喻智慮淺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智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鼃蝦蟇類也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壇井鼃戶蝸反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墠亦同義謂除地為墠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於位讓於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勢位敵之名若上下相縣則無與讓矣有讀為又道德純備智慧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

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焉用禪位也哉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固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而禪之也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作決德而定次皆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偽謂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并之令盡為民也聖王以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擅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朝不易位國不易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

厭然順服貌涉反鄉音向一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與一堯無異豈謂禪讓改變與也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也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後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易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的重也唯其徙朝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為禪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

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也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憚勞苦以為聖王亦然也天子者勢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間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也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期臭味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綦極也曼而饋

曼當為蔓饋進食也列蔓舞而進食**代睪而食**罼未詳葢香草也或曰罼讀為藁即所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為澤澤蘭也士虞禮苗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並水旁睪傳寫誤也遺其水耳代睪而食謂焚香氣歆歆即更以新者代之**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礿祀蒸嘗及大祫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與也皆王者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侍或為侍**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容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閒謂之扆依與扆同或曰爾雅曰容謂之

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言施此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内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祓除不祥**出門而宗祀有事**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為祝有事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宗彝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必率舊典者為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為之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官禮記曰大祝掌祈福祥也**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大路祭天車禮曰大路繁纓一就越席結蒲為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記大路越席為質素也此云養安以為威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為重也**側載睪芷以養鼻**睪芷

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中倚倒載並用以養鼻

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軝錯衡毛曰錯衡文衡

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為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當為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皆以鸞和為節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

三公奉軶持納軶轅前也納與軜同軜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詩曰鋈以觼軜

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

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大在五等之列者

小侯元士次之小侯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

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也庶士介而坐道庶士軍士也介而坐道被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也庶人隱竄莫敢望視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敬畏之甚也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乎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衍不字也大老者休息名言吏有休息之安樂過此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有筋力衰竭求致仕者與天子異也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勢位敵之名一國事輕則有請於天子而讓皆天下則不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

不肖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矣朱象乃罷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注禮記云英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言嵬瑣之人縱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嵬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

夫是之謂嵬說（狂妄之說）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躄同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太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嵬瑣者不祥有慶言必無刑戮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妖孽非從天降噂噂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為此者蓋由人耳）世俗之

為說者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之葬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疑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識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扫不扫者之所言也扫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其意必有所云為也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又有禁限不得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

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黄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加以丹矸重以曾青言以丹青采畫也犀象以為樹樹之於壙中也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實琅玕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覲當為瑾華謂有光華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衛侯朔屬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黄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疏龍

菹即龍疏疏鬣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賁爲賁於棺椁中或曰菹與鬣同人猶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不得在位使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屈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餧羸瘠於下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蓋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抇人之墓

扶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扶挑也挾人口取其珠也雖此倮而埋之猶且必抇也安得葬埋哉不可得葬埋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抇也亂今厚葬故抇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潮泥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背棄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君能明恢侮

而不以為辱則可使人不鬭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鬭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鬭此人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言此者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鬭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鬭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惡烏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鬭必不得凡人之鬭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鬭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鬭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與詎同言此倡優豈遽知宋子有見侮

（不辱之論哉）然而不鬭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鬭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鬭（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鬭（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鬭與不鬭耶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為稅）金舌蔽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蔽口

以諭不言也雖子宋子見侵侮金舌蔽口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關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詩為喋不知其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智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此也將以為有益於人耶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

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舊制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為法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為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為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埶榮者有義辱者有埶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埶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勢謂勢位也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榮流淫汙僈汙穢行也僈當為漫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

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捽持頭也搏手擊也捶笞臏腳捶笞皆杖擊也臏膝骨也腳古腳字臏腳則刖其膝骨也鄒陽曰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斬斷枯磔斷如字枯棄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為披磔牲也或者枯與疈辜義同與韓子曰淮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行而輒辜磔所辜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籍靡舌纓籍見凌籍也才夜反靡繫縛與縻義同即謂骨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鏁相連繫也舌纓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謂辭窮亦恥辱也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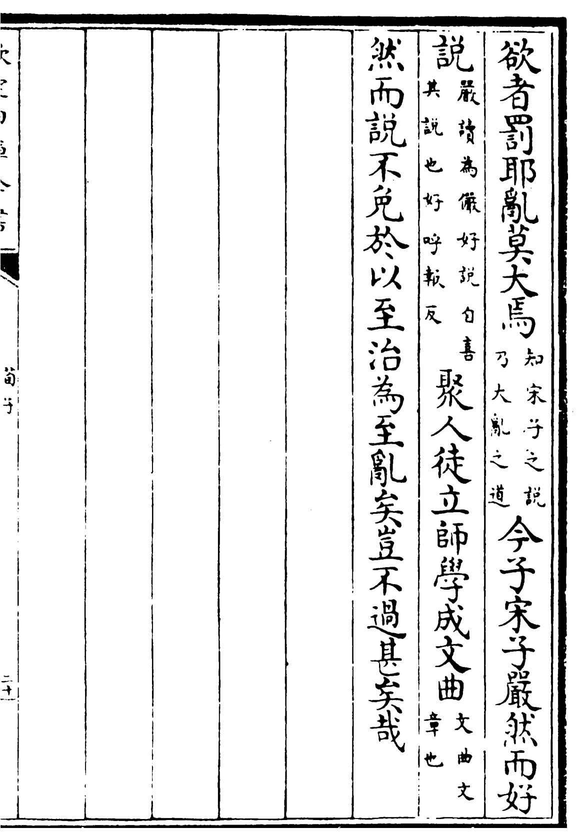
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為堯有勢榮無害為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已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為已之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也譬之是猶以塼塗而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塼塗以塗塈塼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也蹎

跌碎折不待頃矣蹎與顛同躓也頃少頃也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慕宋子道者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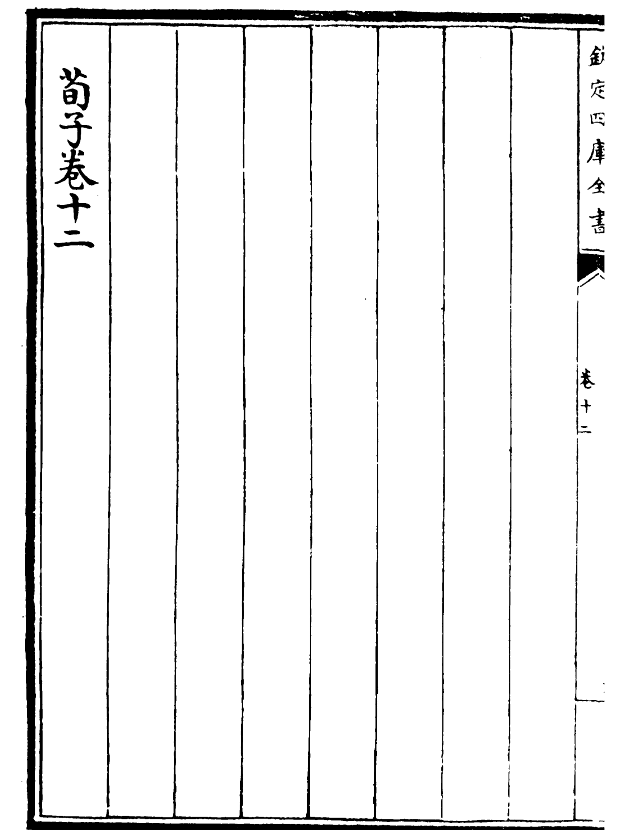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少為內故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尺證反情欲之寡或謂情之欲寡也

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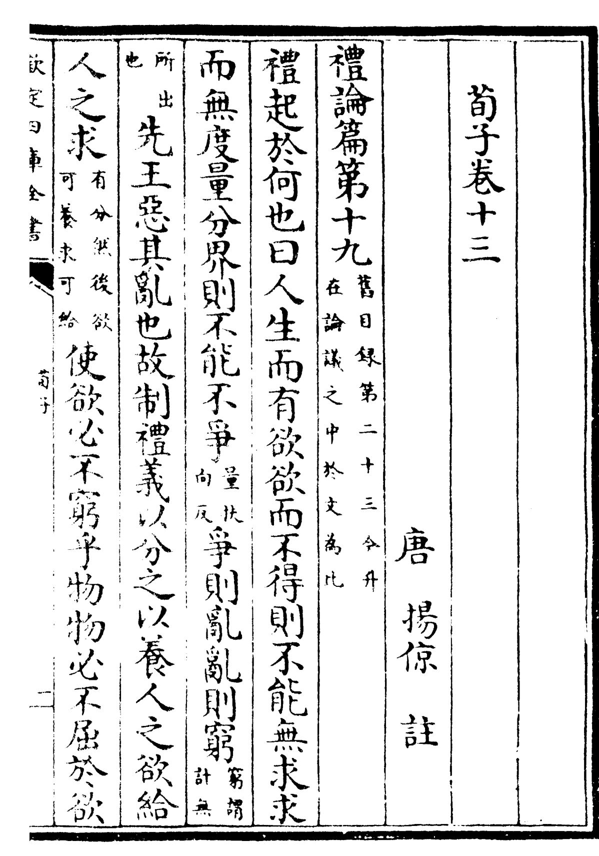
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減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



欲者罰耶亂莫大焉知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為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矣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卷十二



荀子卷十三

唐 楊倞 註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文為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量扶向反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

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為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者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貌古貌字檖貌未詳或曰檖讀為邃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貌讀為邈言屋宇深邃綿邈也笫牀棧也越席翦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窓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

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故君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並解在正論篇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龍旂畫龍旂爾雅曰素陞龍于縿練旒九旒正幅為縿斿所以屬之者也信謂使萬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也寢兕謂武士寢處於甲冑者也持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韔鏤膺劉氏云畫虎於軨竿及楯也蛟韅韅馬服之革蓋象蛟形徐廣曰以蛟魚皮為之絲末末與幦同禮記曰若羔幦虎犆鄭云蔑苓也絲幦蓋織絲為幦亡狄反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為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為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

龍首衡軛

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為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

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出身死免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立節也使熟使其知其出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遥反

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財以成禮謂問遺之屬是乃所以長奉養其財不相侵奪也

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無恭敬禮讓則亂而不安也

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

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為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

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用財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 苟怠惰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 懦讀為儒言苟以怠惰為安居不能恭敬辭讓若此者必危 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 說讀為悅言苟以情悅為樂不知禮義文理忘其所以若此者必滅也 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 專一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 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 類種 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

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以表其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也太祖者周之后稷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不敢懷司馬貞云懷思也蓋誤耳大夫士有常宗繼別子之後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太宗也別子若魯三桓也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為德言德之本在貴始殺洪傳有此語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蹈亦作啗司馬貞曰啗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係謂爲先道道誤為蹈傳寫又誤以蹈為啗耳所以別尊者事尊

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為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里為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謂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適士立二廟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積與績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以此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也天子廟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祫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也本謂造飲食

之物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饗與享同四時享廟也用謂酌獻也以玄酒為上而獻以酒醴先陳黍稷而從飯以稻粱者也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祭月祭也齊讀為嚌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文謂脩飾理謂合宜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為太太一謂太古時禮記曰大禮必本於太一古雖備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馬貞曰隆盛也得禮之理歸於太一是理之盛也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故

云一也

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醮盡也謂祭禮畢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肵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於朴亦象太古時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勸尸故不自食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未發齊也司馬貞曰發齊謂昏禮也父親醮子而迎故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也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大路祭天

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不集丹漆也禮記曰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幾之美而素車之乘麻絻緝麻為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袞龍之属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幬司馬貞曰幬音稠謂車蓋素帷亦質者也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

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長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什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為簡略也尚拊之膈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膈擊也即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戛擊鳴球韋昭曰古文膈為擊或曰膈當為拊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亦相輔之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

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曰拊膈搏懸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通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為戛

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言禮始於脫畧成於文飾終於梲減禮記曰禮主其減校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盛也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備情謂禮意喪主哀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文勝於情情勝於文是亦禮之次也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其素是亦禮也若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者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

以當（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呂謂各遂其生也）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大一禮之殺復情以歸大一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畧終於梲梲亦殺也殺亦脫畧是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明隆殺委曲之情足以悅人心也）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

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墜也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恣睢毀訾也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

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失方猶道也）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東西南北無[illegible]）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貢獻問遺之類為行禮之用）以貴賤為文（以車服旂章為貴賤文飾也）以多少為異（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為要（隆豐厚殺減降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為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

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若尊之上玄酒本於質情過於文雖減殺是亦禮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雜是禮之中流中流言如水清濁相混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厚小禮則盡其隆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厲騖疾騖也史記作廣騖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壇宇宮庭已解於上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泯無所知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

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為彷徨猶徘徊也挾讀為浹帀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帀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宏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明察者由盡禮也司馬貞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積益宏廣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

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臧已解在王霸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為鬬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死不可再復[illegible][illegible]故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為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君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載重禮記天子之棺四重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三衡三袵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鄭云五重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椁與抗木合為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謂禮記君陳衣于庭百稱之比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翣蔞翣為翣容鄭康成曰翣蔞棺之牆飾也翣以木為框以白布畫雲氣如今之牆也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柳之言聚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云輿之車其蓋曰柳柳之章之象聚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

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國一國謂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為緘趙簡子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今云三領亦貶損之甚也

殣道路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今昏殣如掩遺道路之死人也慭之甚也凡常也緣圍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絰杖也今猶謂無戚飾為緣身者也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墨學之道奉君父也）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掩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紸讀為注注纊即屬纊也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紸當為黈黈古紞反以為黈字非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不相厭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

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据士喪禮首尾三月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器用儀制也記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朝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當

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為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也）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貌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之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凡謂常道）變而飾（謂漸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為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尒與邇同翫猒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

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過則褻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生養生也謂送死有禮後生有節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而已不至於滅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是相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則吉時凶則凶也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窕讀為姚姚冶妖美也

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棄立麤衰以為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自棄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慼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懾猶慼也之怯反中流禮之中道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至矣期當為斯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非禮義之節文孝子之真情將有作為以邀名求利若演門也故說豫娩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說讀為悅

豫樂也娩媚也音晚澤顏色潤澤也萃與顇同恐顏色恐也皆見也歌謠謸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謸與傲同戲謔也說文云謸悲聲與此義不同諦音啼管子曰豕人立而啼古字通用號胡刀反芻豢稻粱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餰鬻菽藿喪者之食卑絻黼黻文織資麤衰絰菲繐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卑絻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餘為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已下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為文章也資與齊同即齊衰也麤麤布也今麤布亦謂之資菲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喪者有此服也繐繐衰也鄭云繐衰小功之繐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

陽有鄧林總布菅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菅屨也

疏房檖須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疏漏也倚廬鄭云倚木為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者既葬柱楣塗廬也

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兩情固自有端緒非出於禮也

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謂觸類而長比附會也毗至反

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脩治也為作也

故曰性者本始材

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之往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諭聖人能幷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

始卒沐浴鬠體飯含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鄭云用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為括體謂爪揃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唅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持之事執或為持

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

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枇髮為栗濡溫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蓋末世多不備禮也

充耳而設瑱士喪禮瑱用白纊鄭云瑱充耳纊新綿也

飯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術矣生稻禾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也

設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縉紳謂扱於帶鉤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唅後

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筭設韐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

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 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幎讀如縈縈與還莫同鬠而不笄謂但鬠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鬠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世異也

書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 書其名於旌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重以木爲之長三尺頁祝取飯之餘爲粥盛以二鬲懸於重冪用葦席書其名置於重謂見所書置於重案銘皆有名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

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 薦器謂陳明器也鍪冠㧾如兜鍪也縰韜髮者也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也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

剃髮之纚也鬠之言豪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

甕甒虛而不實

士喪禮甕三醯醢屑甒二醴酒皆有幂盡喪禮陳明器人器鬼器貴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

有簟席而無牀笫

此言棺中不施牀笫大斂小斂則皆有也

木器不成斵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

木不成於雕斵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爲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也味當作沫沫靧也

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

鄭云無宮商之訓也

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

輿謂軼軸也國君謂之輴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軼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啟遷於祖用軸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illegible]葬[illegible]國車皆

至葬時埋之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從常行之道更從他道也畧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畧而不盡謂簡畧而不盡備也貌形也言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也速藏之意也金謂和鸞革車軾也說文云靷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靷在馬胷或曰貌讀為邈像也今謂畫物為貌下貌皆同義象徙道又明不用也以器適墓象其改易生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有與生時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士喪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之屬明器鬼器塗車

爲室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沐之爲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雜用生器與明器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 壙墓中壠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壠貌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邀

棺梼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 帆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即茀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靴車軾及後戶也

無幬絲萬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 無幬爲幬幬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衾夷衾是也帾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萬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

曰綠讀爲綏禮記曰畫翣二皆戴綏鄭云以五彩羽注於翣首也蓋讀爲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纓讀爲柳蔞字誤爲縷耳菲謂編草爲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爲扉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菲讀爲扉戶扇也幬讀爲帳尉讀爲罻罻網也帷帳如網也

抗折其額以象槾茨番閼也

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五無旁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槾扑也茨蓋屋也槾茨猶壁茨也槾莫干反番讀爲藩藩籬也閼爲門戶壅閼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於槾茨藩閼也

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

葬也者藏也所以爲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

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

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形狀以為謚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諜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墨墨子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殺生而送死謂之賊殉葬殺人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

之術也羣別謂羣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為敵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創傷也楚良反日久愈遲互言之也皆言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亦為至痛之極不可棄月而已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禮記斬衰苴杖謂以苴惡死竹為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屬莫

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鉛與沿同循也禮記作反巡故鄉徘徊回旋飛翔之貌躑躅以足擊地也踟躕不能去之貌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也燕爵與鷰雀同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知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節之也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

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illegible]壁[illegible]孔也駟[illegible]言[illegible]之[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禮記作[illegible]制節謂[illegible]〉

然則何以分之〈分[illegible]〉曰至親以期斷〈[illegible]〉是何也〈鄭云[illegible]於期之節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焉也〈宇中[illegible]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illegible]可以期何乃三年為也〉曰加隆焉案使

倍之故載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已下何也由從也殺大功已下也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不若父母也故三年以為隆緦麻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間則其間也古莧反情在隆殺之間也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取時之數言所象天地又足盡人恩聚居粹厚之也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文飾人道使成也孝郎云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也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

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隆賢也原本也情出誠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情承之也養或謂食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嗣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保康教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被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被

謂兼飲食衣服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者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也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幷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葬之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

繇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從而歸丘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爲由由從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備物者也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詭唈僾而不能無時至焉愅變也詭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之貌唈僾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僾唈也郭云嗚唈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吉有待而至也愅音革唈音邑僾音愛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所至矣歡欣之時忠臣孝子則感動而思君親之不得同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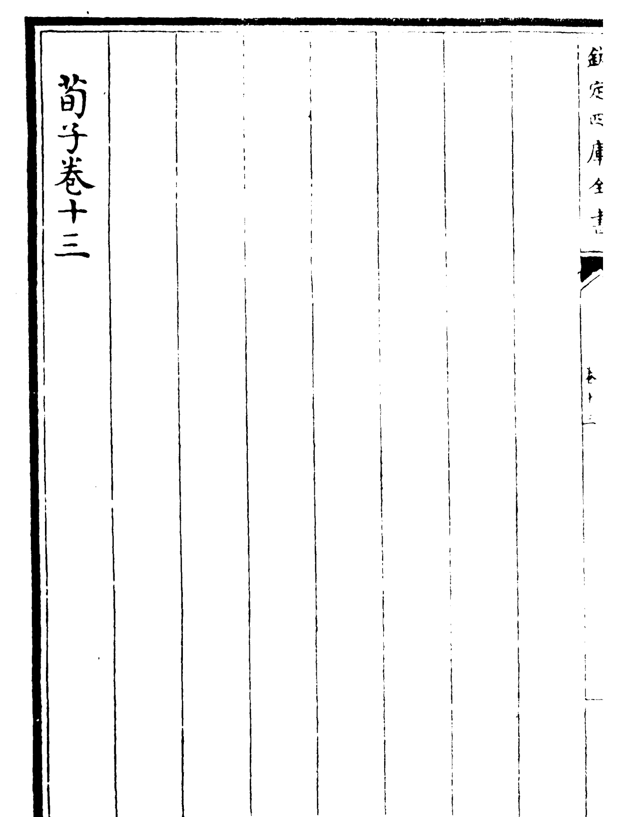
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言所至之情甚大感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屈竭也屈然空然也惆然恨然也嗛足也言若無祭祀之禮空然而已則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禮節又闕然不具也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以為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為鬼事則畏而奉之也故鐘鼓管磬

琴瑟竽笙韶夏護武酌桓箾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愅因說祭遂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為之文飾也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鐘鼓韶夏之屬箾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酌桓皆周頌篇名箾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為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為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愅詭其所哀痛之文也因於感動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也敦厚也厚為愅詭其所敦惡之文也惡深惡也或曰敦讀為頓頓困躓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為文飾卜筮視日齊戒脩

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史記周文爲項燕視日脩塗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几於室中東面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歆饗其祀然也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每物皆取也謂祝命按祭尸取菹擩于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授尸尸祭之又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是也如或嘗之謂以尸啐嚌之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醮也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尸飲之如神飲其觴然也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

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

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十三

謹案卷十二第五頁後六行或行字也刊本也訛或今改

第七頁後四行謂彀張也按彀張疑彀張之訛因方言注與此同姑仍其舊

第八頁前五行職方氏所謂鎮服者也按國語注荒服兼鎮蕃二服言此注似脫蕃服二字附識於此

第八頁前七行月祀于曾高也刊本高訛祖據國

語注改
第十一頁前二行齊綏澤焉刊本綏訛緌據儀禮
改
第十一頁後一行唱射者所以自防隱刊本訛唱
射者所謂隱見也據爾雅注改
第十八頁前三行為披磔牲也刊本磔訛傑據周
禮注改
卷十三第四頁前六行因以見天子至於士刊本

天訛大今改

第八頁後一行帀也刊本帀訛市据纂圖互注荀子改

第九頁前三行或曰穀讀為鬬穀於菟之穀刊本菟訛莬今改

第十三頁後一行今南陽有鄧林總布按儀禮注無林字布字附識於此

第十四頁後六行生稻禾也刊本稻訛捕据世德

堂本改

第十七頁前二行謂編草為蔽刊本草訛章今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或曰菲讀為屝刊本菲訛非今

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墨墨子之法刊本脫一墨字今

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荀子卷十四至十七

荀子卷十四

唐　楊倞　註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

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

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

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

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君子以為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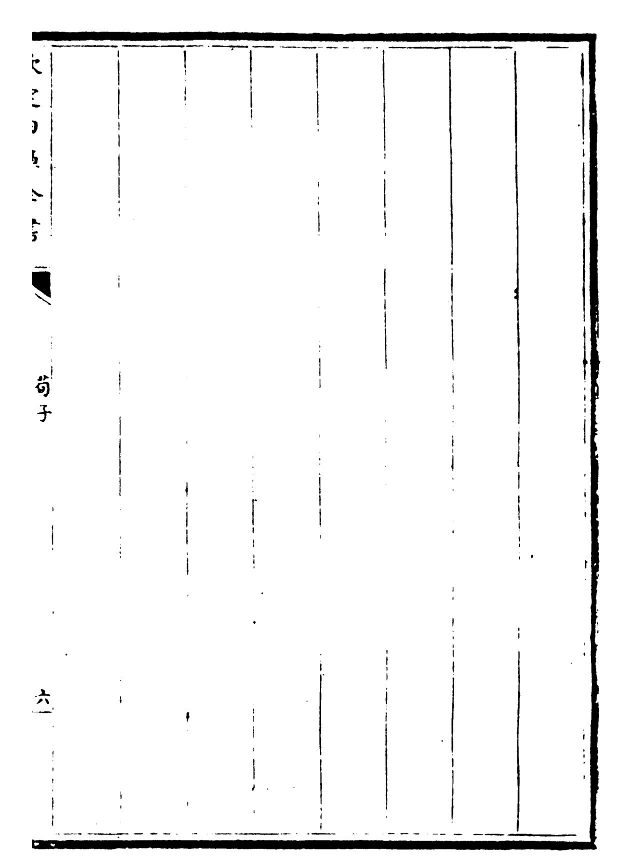
心悲帶甲嬰冑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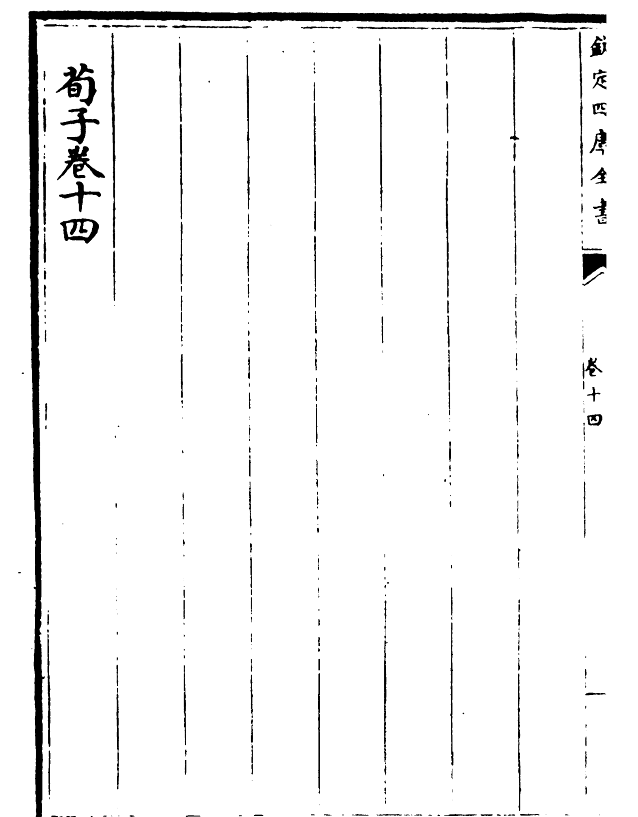
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樂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

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免學無所營也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耶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控楬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譔譔

乎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

也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賔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十四

荀子卷十五

唐 楊倞 註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滞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一曲一端之曲說是時各蔽於異端曲說故作此篇以解之

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

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嫉妬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習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傍觀也言妬於異術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況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開正求哉德道之人有賢德也亂國之君非之上

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數爲蔽數爲蔽之端也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爲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末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郎云斯或當爲斟斟觀夏同姓國蓋其君當時爲桀佞臣也國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賈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

佞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秦之祖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啟其名也國語曰殷紂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馬賈侍中云有蘇紀姓之國也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為上用也非或為誹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為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盧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為鬲傳寫又誤為亭灊音潛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言不為邪佞所惑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

王而受九有也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鶠鳳其雌凰秋秋猶蹌蹌蹌蹌謂舞也干楯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

是也唐鞅宋康王之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云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罰不善者善者胡為畏王少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有數夜乘輜車之李史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史受笥又戴驩謂齊王曰王大仁於薛公大不忍人援其時代當是戴驩也盖為唐鞅所逐奔齊也**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太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

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持扶翼也名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彊之言必勉彊於知賢輔賢然後其福長也彊直亮反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佞臣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

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勢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於仁

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俗當為欲嗛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嗛口簟反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由勢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勢而去智則盡於逐便無復修立也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辯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曲知言不通大道也一隅猶眛況大道乎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

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得謂作春秋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衆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懸衡揣其輕重也）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

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為可可謂合意也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妬賢害善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能懲姦去惡何患

不知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曰心在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下意同言心未嘗不苞藏然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為兩兩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為志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

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既不滯於一隅物雖輻湊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卧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必謀慮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於智中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見曲說則是虛一而靜也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一則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一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一則盡思道者靜

則察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靜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末隨之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壅蔽者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一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也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度制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當為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為理材或為裁恢恢廣

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睪讀爲皥皥皥廣大貌涫涫沸貌紛涫雜亂貌涫音官又音貫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爲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也然所以爲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迫也云言也百體可劫心不可劫所以尤宜慎擇所好懼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

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也虛一而靜也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曰采采事采之也卷耳枲耳也頃匡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彼周之列位也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采易得之物言易盈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二之則不得況乎雜博之正道也而可以他術貳之乎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身盡其故則美

故事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専一焉故異端不能敝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皆敝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闕謂能名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名物其一物者也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以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

在心為志發言為論官謂各當其任無為差錯也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衆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側謂偏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與物亂之也危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則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為治養其未萌也

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於一道不於一隅也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與機同故人心譬如槃

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濁謂沈泥滓也下同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冲和之氣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内傾則不足以決麤理也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為異端所蔽則惑矣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倉頡黄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

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註云黄帝臣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倕游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黄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并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當為視曾子曰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能與我成歌詠乎

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觙觙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喜也清靜思其射之妙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也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荅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脩身也有子惡卧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

焠灼也惡寢卧而焠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一句耳有子焠掌可謂能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若思道之至則自無寢焉用焠掌乎

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衍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夫微者至人也惟精惟一如舜者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與理會不在作為茍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跡清謂虛白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兼循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

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無為謂知違理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彊謂全無違理強制之蒻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也蹞與跬同半步曰跬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厭

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為哅哅勢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哅哅喧聲也官司主也言勢亂耳目之所主守哅許甬反故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而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為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守道者亦宜知異術之蔽類此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為眩瞽者仰視而不見星辰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

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猶愼墨之屬也夏首之南有人馬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云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詳何代人姓涓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餌水能致風雨者也其為人也愚而善畏善猶喜也好有所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為立魅也卬與仰同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弃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慌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必以此時定其有鬼也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為

無也有無謂以無為有也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而巳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斃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巳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俞讀為愈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慎墨之蔽亦猶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之則可知物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没世窮年不能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為窮年盡其年壽疑或為凝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巳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貫習也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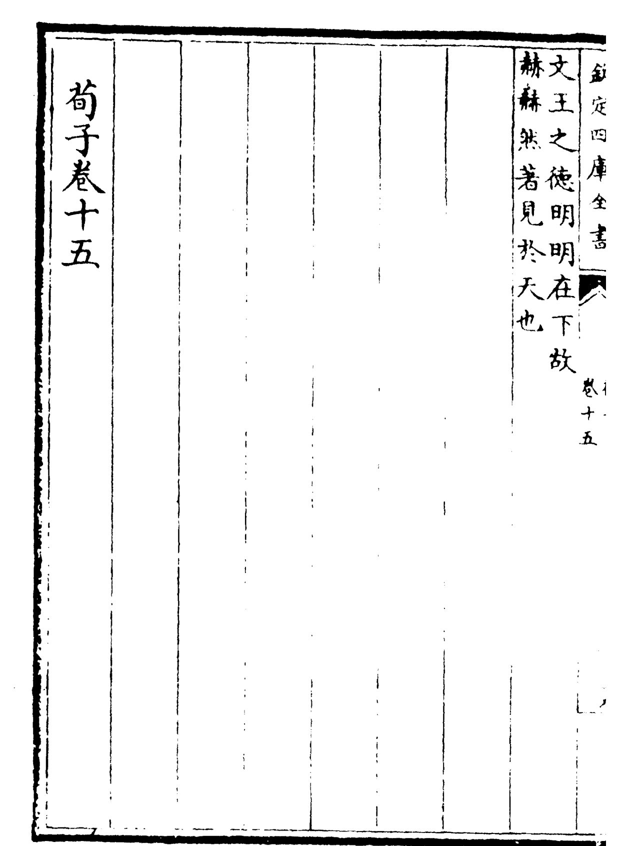
周也子叶反或當為接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矣猶不知廢捨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人也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為至足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効其人統類法之大綱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

而近之則為君子士者修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之聖人也知聖王之道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是則謂之能戒懼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其甚非以分為是之心此篡奪之人也多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修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修飾蕩動而為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為是也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詍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察是是察非覩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

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滑亂也音骨彊彊服人鉗鉗人口也詬詈也恣睢矜夸也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幾近也妄辯幾利謂妄為辯說所近者惟利也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季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以為辯君子賤之博聞彊

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復憂戚亦不能近道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胷中廣讀為曠遠也不以自妨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謂不悅慕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古昔也來將來也不慕往古不閔將來言惟義所在無所繫滯也邑憐未詳或曰邑與悒同快也憐讀為怯惜也言棄無益之事更無悒快怯惜之心此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

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為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蔽而不知昭明之功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其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若以蔽為明則臣下雖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傾側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倍也言與讒人相倍也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



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卷十五

荀子卷十六

唐 楊倞 註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後王之成名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効者也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謂

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舉名之分散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耳目之精靈與聞見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為此六者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情雖無極心擇可否而行謂之慮也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偽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

行之則為矯拂其本性也

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

正利而為謂之事為正道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之事也

正義而為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illegible]下忝民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在人之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謂所知能合於物也

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知所能在人之[illegible]者謂之能能者能也

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反

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

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遇謂之命命者知天所命然也

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

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或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斯亂名之尤者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

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丁丈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約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由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槩其大綱故

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乃知其意也

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也此已下覆明有名之意

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

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之分辨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

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

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意在此

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同異之意

也曰緣天官天官耳目口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黑小大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各為制名也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形狀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也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清濁宮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竽笙類所以導衆樂者也不言革木之屬而言竽者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筦是竹為音聲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奇異也奇聲萬物衆聲之異者也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衆味之異者也

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烏皫色而沙鳴鬱洒未詳酸暑浥之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洒當為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螻螻蛄臭者也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疾痛也養與癢同滄寒也滑與汨同鈹與披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鈹當為鈒傳寫誤耳與澁同輕重謂分銖與鈞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滄初亮反又楚陵反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說讀為脫誤也脫故猶律文之故誤也心有徵知徵名也言心能名萬物而知之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名知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

因耳目亦不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主也丁浪反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

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

謂單名復名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若單名謂之馬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於分別也

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

知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

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

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偏舉故猶使異實者有時而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

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至於

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揔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所以別異名同名之意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人皆謂之天也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以名實各使成言語文辭謂若天地日月之比也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呼其名遂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佛物有同狀而

異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可別為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鴑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意是其樞要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

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已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鬬或言聖人不愛已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之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亂正名也

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熟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為有名本由不偷之患困廢之禍因觀見侮不辱之說精熟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爾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鐘

樂我盡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熟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熟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也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揩實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為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凡邪說辟言

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辯說是非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他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道達之以正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勢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默之不必更用辯勢也辯勢謂說其所以然也）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荀卿自述正名乃辯說之意也）實不喻然後命命

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辯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辯明之也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無期命辯說則萬事不行故為用之大文飾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在於易知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同馳偶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與深俱不失其所則為知名也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當為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辭也

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以之名謂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說亡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辯說者不唯兼異常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理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者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期與命所以為辯說之用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辯說所以為心想象之道故心有所明則辨說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生物心之於道亦然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國之常法條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正名而期質

請而喻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則盡故以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因而喻知其實也辯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辯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辯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竄竄言皆知其姦詐也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以聖人之辯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辯說雖兼聽兼覆

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顒顒體貌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騁辭辯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辯也以公心辯謂以至公辯它人之說是非也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以衆人是非而為之動但自正其辭說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辯說不求令眩於衆人也不賂貴者之權勢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勢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悅愛之也辟讀為僻故能處

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為和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騫咎也引此以明辯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貌俛然俯就貌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通謂得其理使所吏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

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遍反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爲己寶訒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是務爲難說耳君子不用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芴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踈畧也嘖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賾同深也誻誻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踈畧深則無統類又言誻誻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知讀爲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

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則女誠不可得見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者所困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困故能道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

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治亂所繫在於道欲則治不道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及至求之時則從其所可得也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度度心之計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

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欲之義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為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為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

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故肆之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為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

慮者欲節求也為貴賤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背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

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得盡因肯取所惡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彊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則從之奚以損亂而過此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雖為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

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秤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遣夫得喪欲惡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秤之衡也不正謂偏舉也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懸於俛而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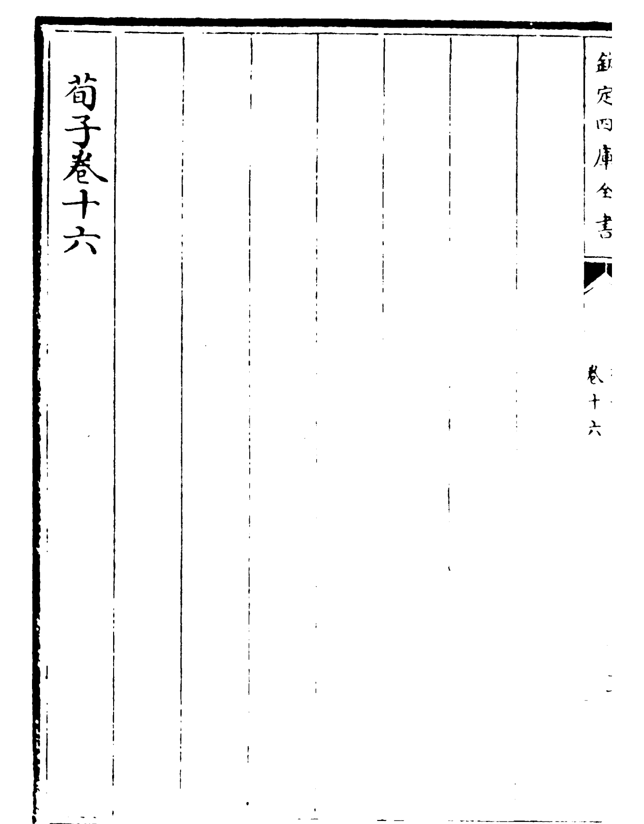
不知道而偏見如衡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祿因以為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為禍不知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道者古今之正權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離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喪儒術是也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

宋墨是也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
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道求富貴終遇禍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
者有讀為又雖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
有也理為道之精微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
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
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
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
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嚮讀為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嗛足也快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為嗛

於志嗛口簟反假而得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問之蹔以爲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爲耶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絻與冕同夫是之謂以己爲物役矣己爲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傭作之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傭而

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麤紃之履麤麻屨也屋室廬庾葭槀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屋也庾屋如廩庾者葭蘆也以廬為屋室葭槀為席蓐貧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朴之机筵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勢列班列也名美名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為已之私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已役物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惡有節物不能動故重已而役物自有嘗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

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死作無類之說不刑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



荀子卷十六